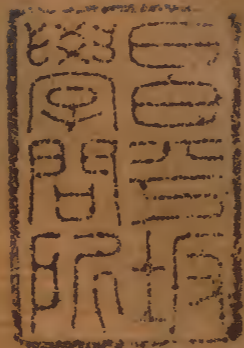


儀禮經傳通解

梁氏訂本

四十七



				漢書門
			四八八九	
		三	八	
四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四		漢
七	八		書
四	八		
函	九		
一	冊	號	類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89	
冊數	48 (47)		
函號	274	8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六十八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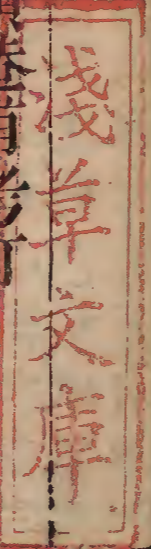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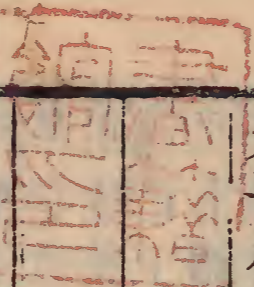
祭物第八十九 凡十章

祭禮十一

禮惟盡誠備物凡物所以將誠也諸祭禮節之周詳儀文之慎重無不於將物時盡之古聖王

於其物也法象制度極美盛又極謹嚴雖其物即見用於各祭之篇中而名實度數不及載其詳今各篇於祭儀哀集幾盡而物猶略焉因取周官小戴記及他傳記語說之文陳列諸凡祭中用物者大小并識以昭古法更及變僭之異見祭固取備物而又不

可濫用竊用以壞禮法云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疏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

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

幣立小祀用牲牲音全○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

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疏曰按大宗伯

有禮祀已下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牲之等又曰

先鄭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言地而已其於地示

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足之宗廟不言次小

祀者宗廟次祀即先公已於酒正云次祀驚冕冕故也宗廟小

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殤與無後無明文故亦不言也經言立大

祀用玉帛牲牲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之玉帛牲地示中非直瘞

埋中有玉帛牲皆兼有禮神者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

帛與牲又不見有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

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

祀已下與大祀同亦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舊書所為

幾社了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珥玄謂祈當為進禮之禮珥當為

鮮禮珥者魯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

星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剖雞

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禮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於社稷祈

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郟

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珥社也○到苦圭反○疏曰

歲時序其祭祀者即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

其大小先後也及其剗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剗用羽牲即

曰剗又曰第次其先後不必先大後小各自當其時以祭之也舊

書幾及杜子春之讀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玄謂當為進禮之禮

者按玉藻沐畢進禮鄭以為沐而飲酒曰禮彼為禮福之義此直

取音讀不取其義秋官士師曰凡剗珥則奉大牲鄭注小子職曰

毛牲曰剗羽牲曰珥此剗珥正字與剗既正字而讀○小宗伯掌

從進禮者且從舊書幾音耳至士師別為正解也

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

大夫已上犬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

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

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壘爵勺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服

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疏曰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曰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禁令謂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命

儀禮卷之六

祭用總要

二

傳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為法又曰按尚書云五服五章故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
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
公自山而下皆據章數而言今注不據此者以喪服自天子達於
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為五故吉凶皆據人為五也○以上周禮

官○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

市犧牲不粥於市粥音育○尊物非民所宜有粥賣也○疏曰非
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王制○今按圭璧

金璋家語作圭璋璧琮犧牲家語作犧牲柅鬯○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日祭祀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日祀貢三日器貢七日服貢祀貢犧牲包
茅之屬○詳

見王制之丁篇○大行人俟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男服三歲壹見

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祀物犧牲之屬器物尊彝之
屬服物玄纁絺纈也○續音

曠又古曠反○疏曰按大宰云器貢尊彝之屬先鄭以為宗廟之
器後鄭以為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器物後鄭謂尊彝
之屬者彼是歲之常貢不合有成器此乃因朝

而貢得貢成氣故為尊彝解之○周禮秋官○季秋合諸侯制

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

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定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也○詳見

月令篇○大府凡頒財以式灋授之財泉穀也○疏曰大宰云九
賦歛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

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別言九賦之物此所頒之財即
大宰歛財賄一也以式灋授之謂以舊灋式多少授與九式也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邦都五百里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
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

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又曰入

其所分穀物以當賦泉之數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
疏曰邦都之賦者其國中四百里外五百里中有大都采地

其賦入主外為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賦口率出泉者按
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

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
為口泉是以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

百二十以為算故於此注亦云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
與又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已下及遂師職者欲見征賦為

禮記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 祭用總要 三

一皆是口率出泉○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

破司農為地稅也○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

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

文云六聯百官聯事通職以其眾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

用也又曰法謂有舊法依行若九式曰祭祀之式施舍不給役者

上六聯注引鄉大夫國中貴○外府凡祭祀共其財用之幣齋賜

者老者疾者服公事者是也○外府凡祭祀共其財用之幣齋賜

予之財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

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疏曰祭祀財用皆外府供其泉也幣

齋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賜予之財用

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

之也○以上三條周禮天官

為出祭用數之劫用其喪用三年之劫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

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劫○詳見王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適丁歷反○

疏曰此大饗總祭五帝卜其牲曰五帝摠卜而已不每帝問卜若

一問之神有各種恐吉凶不同不饒富

故鄭云莫適卜謂總一卜而已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

富者禮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鄭

引郊特牲者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此

祭五帝莫適卜而雩總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為百穀祈

雨非一帝之功至於大饗之時歲功總畢配以文武祭報其功不

須每帝皆卜故唯一卜而已○曲禮

主宗廟祫祭說以言不問卜而知之若月令言大饗帝乃是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有我將之詩為証而疏並及武王者恐屬

臆說而誤矣說見卜筮篇卜法章大饗不問卜條又見月令篇季

秋章太饗帝條○又按疏謂雩總祭五帝者亦非是按朱子註篇

語云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瑋樹木也然則禱雨者禱于帝天

耳四時迎氣時分一天而為五者五氣莫非天之氣各專一時言

也若禱雨于帝天則既統舉一天安得復有五帝之分信如其言

則當夏當秋而禱雨而三帝已閒而無事○泉府凡賒者祭祀無

矣是干求于其所不司也而奚煩總祭乎

過旬日鄭司農云賒貫也以祭祀故從官貫買物○疏曰先鄭之

方氏曰泉府貸民之法王莽用之而敗安石用之又敗後之學者

遂舉周官之大經大法皆隱然若有疑畏而不敢言嗚呼尚論古

禮豐經傳通釋卷之六

祭用總要

四

四

人猶不可不知其世而况於行先王之政哉古者民止於四農有
田工商世其業有司與民甚親其家之六畜車輦器物歲時可數
也故賒貸之法無損於官而甚利於民自封建廢郡縣行吏之所
轄者廣與民濶絕斂散出納壹受成於胥役民無恒產朝夕急抵
冒欺苟而不思其終不獨必責其息將大刻於民即不責以息民
亦有不利焉不獨不責以息將有損於官即重責其息官必終有
損焉此無他形勢殊故事同而理隔也豈惟賒貸哉掌節之法
遠行必有節傳比長之法近徙必有節授無節無傳者有幾則不
達無節無授者唯園土內之由斯道也盜賊無所隱遁逃無所之
然惟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商與使近徙者不出其鄉斯可
耳後世行此則門關壅塞廬宿莫容官徒驟馳而日不暇給矣一
歲之中州長之讀法者三黨正五之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眾
庶既比則讀焉夫家之眾寡貴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
旗物小師徒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按之閭
胥數之趨及於耕耨稽及於女功由斯道也禮與民習而相安政
與民宜而無蔽衣食可殖禮俗可興然惟治不出于州黨而詳于
族閭掌地治者即其鄉之民而無府史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
呼集奔趨廢時棄業家室戶籍層累督察胥役因緣倚法以相蹙
迫春春然雖寢食不得寧矣齒角骨物羽翮絺綌葛材草貢並徵
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可以息民力可以寬民

財然惟輕細之物徵之王畿千里之中四面而至遠者不過數舍
則可耳後世易之以平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名為不加賦
而民力之困民財之虧不啻收大半之賦矣嗚呼周官之法所以
極于瑣細繁密而無遺者乃聖人愛民之心徬徨周浹因時制宜
而曲得其次序者也管子治齊號為能用周官之法然簡節而疎
目視周官為僅存其大略矣武侯之治蜀也士無抑才軍無冗食
下無匿情其治象於周官為近然不能指其何者為用周官之法
也嗚呼治周官者以是而求之則幾矣○附按靈阜先生欲生乎
周禮後者善學周禮而無徒拘其跡以拯黎元以平天下然後
生民得盡食其澤于無窮蓋卓識仁心交迫而為之者也

右祭用總要第一章 凡十二條 又 孟子曰禮曰諸侯耕

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織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盛音成 纁素刀反 皿武永反 ○朱子集

乘未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
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

副禱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血所以覆器者○孟子○附高安朱氏曰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寶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耳立約聞官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宗之賢能長者○穆王將征大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大 祭公謀父諫曰 祭公謀父諫曰 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 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 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邦內謂天子畿內茅胙祭周公之膺也 千里之地商頌曰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主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 邦外侯服 邦外邦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况矣

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 侯衛賓服 此總言之也侯 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 侯圻也衛衛圻 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 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 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 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 皆紛錯不同 蠻夷要服 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 唯賈君近之 蠻夷要服 曰蠻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 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 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 而服 戎翟荒服 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 從之 戎翟荒服 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 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 甸服者祭 供日祭也此采地 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 甸服者祭 之君其見無數 侯服 者祀 供月祀也堯舜及 賓服者享 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 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必以所 要服者貢 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要服者貢 供歲貢也要 荒服者王 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 服六歲一見 荒服者王 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詩 祭物 祭用總要傳六

曰自彼氏羌日祭祭於祖考謂月祀月祀於時享時享於二

莫敢不來王日祭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時享時享於二

祀歲貢歲貢於終王附按國語言日祭者恐有誤而此處之

注悉亦多誤也按祭義言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制禮

者惟人子于喪間朝夕奠初喪固用此禮采子謂耐祭後主

復於寢仍以事生之禮事之若然大祥後主已入廟而為祭

安得日祭祖考也恐國語所言者巧為奏合而非先王之禮

而注所謂上食者據何書而為典禮乎但覺其與祭不欲數

之義大相違戾日祭則已數之至矣至於月祀者天子每月

告朔之禮以特牛告於明堂配以文王即朝享于七廟是也

而注謂祀曾高者恐誤矣時享者四時各有一祭禴祠烝嘗

于公先王是已則七廟皆祭而注謂享二祫者亦誤矣歲貢

者一年一祭廟合六廟之主分昭穆而合食于大廟所謂一

年一小祫者是已然此既及廟主自不用壇墠以祭則注所

謂壇墠者亦恐未確蓋尚書金縢篇言周公為三壇同墠禱

于三王之前則是凡有所禱而不于宗廟者之禮與每一歲

有祫祭無涉而且祈禱難限定一年一次也惟是注解終

王謂終世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者則為確○又按高安朱

氏云按儀禮及開元政和書儀諸書俱無上食儀溫公謂朝

奠日出夕奠逮日如平時朝哺之食是奠即上食也家禮朝

奠下注云設羹飯脯醢既于朝奠設飯羹矣不知上食又上

何食也禮云夕奠至然後徹朝奠今上食下注云徹朝奠是

朝奠不逮夕而後徹矣或謂朝夕奠乃陰陽交會之時思其

親而奠之上食乃白晝一日再食也果爾是几筵之饗一日

而四矣雖曰事死如生未聞生時一日四食也祭不欲數數

則煩既設朝夕奠上食可省今詳朱子之于朝夕奠不應昏

饋至此恐鈔錄者有訛錯耳但據上食即屬朝夕奠是大祥

奉主入廟後果不當有日祭矣則謂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傳文係巧為湊合者或應于理不誣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修意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

言號有不享則修文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

名則上名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序成而有不至則修

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

讓不貢讓讓也告不王也謂以文辭告曉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責也也遠者舉輕也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祭用總要傳七

刑不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

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幾危也頓敗也○齊桓公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主祭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共音恭縮所六反○包裏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

包匪菁茅茅之為異未審○菁子丁反匪音軌○疏曰禹貢荆州包匪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匪匪也菁以為

菹茅以縮酒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菹菹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

之縮縮滲也是杜用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為一特令荆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

說故云未審沈氏云犬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三脊之茅此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

未審也○僖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內宰中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郊必有公歲

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

麤良而賞罰之及秋獻功○詳見王制之丁篇親耕蠶章○季春后妃齊戒親東鄉躬

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觀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內

始蠶于北郊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孟

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

廟之服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季夏命婦官染采

黼黻文章必以灋故無或差貸婦官染人也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母敢

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上三條詳見月令篇各本章○典絲凡祭祀共黼畫

後豐經傳通解 卷六十八 祭物 祭服

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

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

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為之乃

畫也組就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又曰經云共據王

而畫也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言衣物釋經黼

據美者而言也○周禮天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

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曰

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王之吉服

有異同衣服各有所用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

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

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

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

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

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

服則玄端素端自公之服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

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凡大祭祀

公冠而祭於己○此節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章

其其衣服而奉之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

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烏黑

服之以祭祀○周禮春官○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烏黑

烏赤纁黃纁青句素履葛屨禘下曰烏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

功履散履自履人至此詳見王制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而有

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疏曰以宜服者謂各以尊卑所宜之服

服之又曰此經四時祭祀總結上文諸屨故知含有素屨散屨也

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為王斬衰而言初死者菅屨卒哭與

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

屨豐經專通解卷六十八祭物祭服

吉履無絢吉履無纒純是以上經注云非純

○天子玉藻中有二

旒前後遂延龍卷以祭

祭先王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

南門之外

立衣而冕 冕服之下 ○諸侯玄端以祭

祭先君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

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以上三條詳見王制之 庚篇冕弁冠服綏纓章 ○有

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

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詳見五學篇歷代養老事節章 ○有虞

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韍或作黻音弗○韍冕服之鞞也 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

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韍莫拜反○

疏曰易困卦九二爻辭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韍為祭服也案士 冠禮士韍韋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天子至士為四等故知

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

天子加龍○明堂位

祭器章○附高安朱氏曰按古人朝祭各有服今即以朝服為祭服無頂帶者或衣深衣或鮮明盛服○高安朱氏家傳祭儀曰按

禮經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仲尼亦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 祭祀蓋既潔其內必潔其外稍稍不謹是褻吾祖靈也務宜沐浴

浣濯整齊鮮明以將祀事

右祭服第二章

凡十三條○又 章下凡五條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

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

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風戾之使露氣燥乃歲 蠶蠶性惡濕

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

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禮之禮奉古 繭之世婦

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

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凡纁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全條詳見

王制之丁篇○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

親耕蠶章共冕服純服亦冕服純以見緗色冕以著祭○一命緼黻幽

衡再命赤黻幽衡三命赤黻葱衡詳見王制之辛○周弁殷

皐夏收齊所服而祭也○○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

績文伯日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言家有寵不當績也

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其母曰王后親織玄紉公侯之夫人加之以

紘紕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

有辟古之制也自王后親織以下詳見王制之

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

致為上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刻工姓名於其器

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全條詳見月○典瑞大祭祀共其

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疏曰大祭祀兼有天地宗

廟故鄭云四圭裸圭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又

曰本經上文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司巫祭祀則

是禮神者也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邸之等

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匱音丹○杜子春云菹讀為鉏匱器名主

所館止也書或為菹館或為祖飽或曰布者以為席也祖飽茅裹

肉也玄謂道布者為神所設中中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

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主先匱

菹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匱共菹以筐犬祝取其王菹陳之器

義豐經傳通解

卷之六十八

祭物

祭器

七

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刈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藉，慈夜反。租，飽上音緘。又音卷。下音苞。又音瓠。租，沈子餘反。為神于僞反。○疏曰：子春所解及讀字，唯解圍器名一事。後鄭從之，餘並不從。主先，圍菹後館互言者，謂主先言圍器于上，欲見以圍器盛主來向祭所而犬祝取主，圍器始退菹，則後言館器欲見犬祝取得菹，館器即退明亦初以館盛菹來。此為互言之。引士虞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見苴是藉祭之物。○以上周禮春官。○凌人祭祀共冰鑑

器命色白。○疏曰：鄭總云祭器之屬，不辨宗廟及社祭之器，則皆用蜃飾之。○周禮地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凌力證反。○鑑如甄，大口以盛水，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疏曰：此云祭祀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周禮天官。○附按舊本錄注及疏之第二條解注語，皆是為本經下文賓客共冰鑑釋之。今既不錄，賓客句自應俱刪。又本經上文春始治鑑，句注解鑑字甚明。今

移作注焉。○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疏曰：共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為祭祀尚敬，暫去之。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咸音函。去起呂反。○疏曰：共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為祭祀尚敬，暫去之。

去杖之時，共杖函，蓋其杖祭祀訖，還與老臣拄之。此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鄉

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夷，棗素俎，楛豆，饌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卿大夫，或時賓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

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楊苦瞻反。鞅，九勇反。楛，音福。又音逼。○疏曰：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是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

五家為比，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閭。胥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以下有故不能自共，即旁

相共也。又曰：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醢黨祭，祭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朝服可以相共，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比長集為之。

祭器

祭器

祭器

祭器

祭器

祭器

祭器

祭器

祭器

祭器

祭器

停刑... 者雖五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課案特姓同
乃用夷盤引者以况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案既夕禮士朝
廟用軼軸以載極此庶人無軼軸引以况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
州長春秋二時射于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一
鄉管五州或時賓賢能於此州做此射器賓器皆為國行禮得官
物所為不出民物故酒正凡為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
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尚得公
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以其為官行禮故也上下相補者自比共
吉凶二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
是上之相補禮行而教成者庶民乏於財物闕於禮儀教化不成
今以器服共之即禮行而教成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而教成也○周官地官○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
也○疏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
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制○至○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竟音境○此用君祿所作取以
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祭器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為始
也除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

云恐其親無德而出若
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得用者言寄親已後還○疏曰既不將去故畱寄其同僚奠其復
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又曰物不
常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命○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
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也○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
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於既反○廣敬鬼神○君子
敬則用祭器直遙反○疏曰言慎重其大事也○表記○祭服敝
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
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為○疏曰若不焚埋或用之為褻
慢鬼神之物也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為鬼神所用
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
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也○曲禮
右祭器第三章凡十二條○又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
次養器為後造才早反養羊尚反一如字○大夫稱家謂家
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疏曰此總論大夫所
養豐經專通解卷六十八祭物祭器傳

造祭器衣服之事凡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為先崇敬祖禰也犧賦為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歛邑民供出牲牢者也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自贍為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廡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其有地大夫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為先者對犧賦養器言耳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疏曰上明

得造祭器此明其造不同也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

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而言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

具非也先為祭服者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同官共有其制同可暫假故營之在後○曲禮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

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疏曰大夫不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

人用攝羣職不得官官具之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當照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

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孫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

大夫亦四命聲樂不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

唯君賜乃有之非禮者謂大夫為上事而皆非禮也○禮運○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

后氏之尊也者殷尊也犧家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

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

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

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瓦夏后氏以斝殷以棋周

以房俎夏后氏以楊豆殷王豆周獻豆詳見王制之玉篇車旂弓矢符節章下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見上祭用總要章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

聽鼓徵所以警衆○疏曰祭

樂舞

後豐經傳通解

祀言凡者天地宗廟之祀川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與舞注云小祭祀王立冕所祭則亦不

徵學序宮中之事○典庸器享藏樂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簾

士也設筭簾視瞭當以縣樂器焉杜子春云筭讀為博選之選橫者為筭從者為錄○從子容反錄音巨或作虞○疏曰案視瞭職云掌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簾明是視瞭縣之可知

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

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

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

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

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

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

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凡樂團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

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

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

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

鬼可得而禮矣此節詳見樂制篇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即聽其聲

義禮通考卷之六十一 祭物 樂舞

其陳次之以知完否○疏曰言凡語廣則不徒大祭祀而已此舉大祭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中

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叩使作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

夏三夏皆樂章名○疏曰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爛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王次尸後牲者亦祭祀之次也又曰此三夏即本經下文九夏皆是詩帥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詩與樂為篇章故云樂章名

之子弟為之但國之人多不必一時皆用當○鍾師凡祭祀奏燕遞代而去故選當用者帥以往為舞之處也○鍾師凡祭祀奏燕樂以鍾鼓奏之○疏曰鍾師奏九夏用○罇師堂金奏之鼓此會樂制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疏曰金奏之樂者即八○笙師凡祭祀共其鍾笙之樂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疏曰鄭為此○磬師教纓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纓樂杜子春讀纓為息慢之慢立謂纓也學記曰不學操纓不能安弦○疏曰時有纓錦○大師大祭祀之言鄭依俗讀之雜聲之和樂謂雜弄調和也

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擊拊瞽乃歌也付字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立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麻○疏曰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事帥瞽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大師帥取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令奏擊拊者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故云奏也又曰鄭云擊拊瞽乃歌者見經云令奏擊拊故知擊拊乃歌也先鄭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後鄭不從者謂下文鼓鞀及擊應鼗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鄭言拊形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草裝之以

糠今書傳無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鞀音印○鼓鞀管乃作也特者在亡逸中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

下管吹管者在堂下鞀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鞀鞀讀為道引之引立謂鼓鞀猶言擊鞀詩云應鞀縣鼓○引並音印○疏曰凡樂歌者在堂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播樂器樂器即笙簫及管皆是出聲曰播謂播揚其聲令奏鼓鞀者奏

義豐經專通釋卷六十一祭物樂舞

傳示... 卽播一也欲令奏樂器之時亦先擊棘導之也又曰管簫皆用氣故云貴人氣先鄭云登歌下管貴人聲不同者各有所對若以歌者在對匏竹在下歌用人人聲爲貴故在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鍾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人用手故在階閒也鄭云鼓棘猶言擊棘者破先鄭鼓爲大鼓之說也應棘縣鼓周頌有誓篇○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亦自有拊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擊石○令力呈反○疏曰鄭知小師亦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見大師下管鼓棘此小師下管別自擊應棘不同明擊拊亦別一拊可知但小師佐大師耳引先鄭拊爲擊石者後鄭于上已不從今引在下者謂非別爲一拊或此拊爲石下管擊應鼓應棘也應與棘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也○擊在其東以是知應是應棘彼又云一建鼓在於西階之西朔擊在其北是有朔擊也知皆小鼓者擊鼓者卽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也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棘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棘凡言應者應朔擊祭祀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故云用別未聞也徹歌於有司徹而歌雍○疏曰論語八佾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是諸侯亦不得用唯天子徹器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棘如大師鄭司農○樂師用徹詩歌雍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小事小祭祀之事○疏曰此謂王

鼓若大次二祭者之奏樂大司樂令之也此小凡樂成則告備成祭有鍾鼓無舞故舞師云小祭祀不與舞是也凡樂成則告備謂所奏一竟書曰蕭韶九成燕禮曰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疏曰八音俱作一曲終爲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六成餘八變九變亦然故鄭引書蕭韶九成爲證也又引燕禮者欲見彼諸侯禮大師告於樂正樂正告于賓與君此天子祭禮亦於樂成之時大師告樂師樂師詔來瞽皐舞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乃告王事節相當也詔來瞽皐舞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來勅也勅爾鼓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忘毋凶立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瞭音了○疏曰先鄭破瞽爲鼓後鄭從字爲瞽義是但文不足增之耳或曰來勅已下瞽人無目而云勅爾瞽率爾衆工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從何而出故後鄭不從立謂詔來瞽者以來爲入按大祝云來瞽令皐舞注云來皐者皆謂呼之入以彼來上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立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疏曰此承祭祀之下謂祭末徹祭器之

長豐經專通解卷六十八祭物樂舞

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歌徹之時歌舞俱有此謂帥學士使之舞而歌者自是瞽人歌也徹者主宰與君婦耳又曰學士即大胥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知學士是國子國子即諸子也徹者歌雍見論語大夫及諸侯皆不得用故知此云歌徹令相相息亮反○令視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者歌雍詩也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見賢遍反與音餘○疏曰此令相之文在祭祀歌徹之下者欲見大小祭祀皆○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有令相之事故總結之○司干掌舞器此句

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則使國子舞而鼓以為節與樂相應使不相奪倫○司戈盾掌戈盾

又案下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司兵尊於司戈盾明所授兵據大武朱干玉戚也○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受用○疏曰分與

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

舞者兵亦如之也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士而言按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及者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為儀衛故不執戈盾及廬人所為不見有刃故如杖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也○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此節詳見凡四以上周禮夏官

方之以舞仕者屬焉疏曰此即野人能舞者屬旄凡祭祀舞其燕樂疏曰謂作燕樂時使四○韎師掌教韎樂此句詳見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也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以上周禮春官○舞師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翬或為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暵呼但反翬音皇○疏曰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令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

後禮經專通解卷六十一 祭物 樂舞

大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樂制

傳神經傳通解卷六十一

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此教野人故無鹿舞人舞又曰羽舞用白羽帔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帔也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旱又祭法云雩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帔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謂野人欲案序官舞徒四十餘有能學皆教以待其闕耳凡小祭祀則不與舞者數雖四十餘有能學皆教以待其闕耳

小祭祀王立冕所祭者與猶作也○疏曰案本經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帔舞而此云不與者小祭祀雖同而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祀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此節詳見祭祀○周禮地官吹之以管籥為之聲○周禮春官○附高安朱氏曰則歛而歌之按祭祀莫重于樂樂非士大夫所得用也然今之樂非古之樂考鐘伐鼓聊以娛神不可謂樂向曆之有

右樂舞第四章 凡十條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

齋明燭共明水 烜音毀○夫遂陽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齋謂以明水滌滌案盛黍稷○夫方符反又音符○疏曰日者大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遂如取火於木為木遂者也鑿鏡屬者鑿可以照物此鑿形制與同所以取水也取水者漢世謂之方諸則取火者別名陽遂也照饌陳者謂祭日之旦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通謂之玄酒○周禮秋官

以役世婦 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志反扶利反○疏曰為猶作也以役世婦者世婦屬春官宮卿官也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為世婦所役使又曰官聯即小宰云祭祀之聯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言奉小祭祀○疏曰上云○酒正

儀禮經傳通解卷六十一 祭物 酒齊尊彝

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

式灋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

稗稻必齊麴葉必時湛饅必絜木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沽音古酋將由反稗音述齊才細反一如字葉魚列反湛接廉反饅昌志反○疏曰酒正辨四飲則漿之政令亦掌之今不言者但據酒之尊者而言式灋謂米麴之多少及善惡也酒材即米麴葉授與酒人使造酒功沽謂善惡也引月令者十一月之令大酋彼注酒熟曰酋於周禮則為酒人稗稻必齊者必使齊熟麴葉必時者造之必得時湛饅必絜者湛漬饅炊也謂漬米炊釀之時必須絜淨水泉必香者謂漬麴漬米之水必須香美陶器必良者酒甕陶中所燒器必須成熟凡為公酒者亦不津火齊必得者謂釀之時生熟必宜得所也

如之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三年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若然州長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或是鄉大夫所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並得鄉名此皆為國行禮不可橫斂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則辨五齊之名一日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合錢飲酒辨五齊之名一日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

五日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日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此見王制之

丙篇王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飲食章

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酌器所用注尊中者

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兼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壹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登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為于偽反兼苦管反希本作絺張里反案才計反飲於鳩反○疏曰凡祭祀謂天地及宗廟等之總目祭有小大齊有少多各有常法故云以法共五齊三酒八尊謂五齊三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者舉正尊也貳副也就三酒人所飲者三度副益之再貳二度壹貳一度也惟齊酒不貳者齊酒所祭祀非人所飲故不副益又曰數量之多少未聞者數之與量皆有多少之言但未聞升數耳大祭天地等者先

鄭意天地為大祭宗廟為中祭五祀為小祭其實天地自有大祭
 小祭宗廟亦有大小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以其主獻尸所用少故
 不副蓋冕服有六天地宗廟各有三等故以六冕配之案司服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祭地
 亦用大裘是天地宗廟皆有大祭一也中祭者案司服先公則鷩
 冕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地與宗廟次祭二也但天之次祀不見衣
 服者日月是天之次祀以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故春分
 朝日秋分夕月兼服玄冕故天之次祀中不見衣服小祭者按司
 服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鄭彼注山林川澤之屬鄭雖
 不言風師雨師等之屬中兼之也唯見天地小祭不見宗廟小祭
 者馬融以為宗廟小祭謂祭殤是也祭殤之時或可亦用玄冕若
 然按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
 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冕
 雖不言九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禘祭先王為九獻當衮
 冕據此一獻至九獻以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為三按司服四望山
 川服毳是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按大宗伯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
 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若王則之臣服獻
 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以若王人雖微猶紋諸侯之上按王
 制宗廟之牛角犀角國語山川之牛角尺社稷尊於五嶽者彼自從

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與宗廟同用掘引禮運曰玄酒在室者謂
 鬱鬯在室中而玄酒即明水也配鬱鬯故在室醴醢在戶者醴謂
 醴齊醢謂益齊並在戶也案醢在堂者案當為齊齊醢在堂也澄
 酒在下者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二者並在堂下也澄酒是三酒者
 按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
 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
 者誤○以上○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
 周禮天官○疏曰本經上文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文云以
 雖彝果讀曰裸○疏曰本經上文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文云以
 待文不同者上則官眾此則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
 主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辨六尊之名物
 及賓諸文皆云裸故果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灌辨六尊之名物
 以待祭祀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尊彝云大尊尊象尊尊尊尊
 尊彝唯為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
 在廟享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用祭
 祀之尊故春秋左氏傳云犧象不出門也按上○司尊彝掌六尊
 六彝亦為祭祀而辨之不言者舉下以明上也○司尊彝掌六尊
 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沛之使可酌各
 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

禮記卷之六十八 祭物 酒齊尊彝

實鬱及醴齊之屬。○沛子里反。○疏曰：所陳之處者，此下不見陳尊之處。按禮運云：立酒在室，醴醢在戶，齊醢在堂。澄酒在下，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沛之使可酌者，此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本經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是。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也。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也。音雪，條直，歷反。○舊書縮為數，齊為齋。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澆酌者，澆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齋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菜。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醢在戶，案醢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益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酒澆於清，汁獻澆於酸，酒猶明清與酸，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沛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和鬯以酸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益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益。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皆以舊醴之酒，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益齊，諸臣自酢用凡酒。惟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數音朔，和胡卧反。○疏曰：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鬱者，亦是文不具。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又曰：司農所云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沛酒之法，而司農之言無所據依也。司農云：齋讀皆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子春為菜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酸從此益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引郊特牲者，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解云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為和，然後用茅沛之，使可酌也。醴酒澆于清者，酸酒即益齊，益齊差清，不言縮則不用茅。澆謂新卽沛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益齊澆酌解之，以益齊欲沛之時，用清酒和而沛，澆使可酌。故直云澆于清也。汁獻澆于酸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澆于酸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益齊差清者，和鬱鬯沛之。故云澆于酸酒也。猶明清與酸酒于舊醴之酒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沛酒之法，故舉當時沛酒之法以曉人也。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醴謂益齊三者皆於舊醴之酒中沛之。醴酒卽事酒也。今云舊醴則醴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是昔酒也。其餘三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益齊同。故略為二等沛五齊也。脩讀為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曲禮曰水曰清，滌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唯大

後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八 祭物 酒齊尊彝

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
 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用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禘祭備五
 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於大事○冪人掌共巾冪冪音密○
 言者連言挾句耳○以上周禮春官○冪人掌共巾冪冪音密○
 覆物○疏曰中者則本經下文王中皆黼是也冪者則冪八尊之
 類是也又曰據經中冪俱有鄭不言冪者冪唯覆物其中則兼以
 拭物故特解中冪字是活用疏引冪八尊以單解冪而謂注不言冪
 是單有中耳冪字是活用疏引冪八尊以單解冪而謂注不言冪
 者似皆誤也按注中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尚質○疏曰祭天地無
 覆字即是代冪字
 裸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此據
 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
 又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畫布冪六彝是宗廟
 之祭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
 以畫布巾冪六彝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與音餘○疏
 鬱鬯言其實天地亦有柜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
 互舉以明義也又曰三禮通例解畫皆以為畫雲氣謂畫為五色
 之雲無正文故言○鬯人掌共柜鬯而飾之柜鬯不和鬱者飾之
 與○周禮天官○鬯人掌共柜鬯而飾之謂設中○疏曰此直

亦設凡祭祀社壇用大鬯壇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大鬯瓦鬯
 中壇於中除地為壇壇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壇
 謂若封人及司徒云社壇皆直據外壇而言也旣人為瓦鬯據外
 神明此大鬯亦用祭門用瓢齋祭音詠○祭謂營鄧所祭門國門
 瓦取質略之意
 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
 乎祭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舊書瓢作剽鄭司農
 讀剽為瓢杜子春讀齋為案瓢謂瓢蓋也案盛也玄謂齋讀為齋
 取甘瓠割去祗以齋為尊○疏曰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云天
 子祭七祀有國門故也春秋傳者昭元年子產辭引之證祭是營
 鄧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齋讀為齋者以其
 割齋為尊亦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鬮事用散
 取質略之意
 脩音占羊久反又音由鬮字通反散素早反○裸當為埋字之誤
 也舊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
 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占占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鬯為上
 儀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八 祭物 酒齊尊彝

饋為下。蜃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獻素何反。呬步項反。合音舍。○疏曰。鄭破裸為埋者。若裸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山川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按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裸為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鬱人用。古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鄭以脩從。古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古脩字。於尊義。無所取也。按本經下文。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禱。禱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蠶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也。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也。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皆有異物之飾。編事者。即大宗伯云。編辜祭。四。○小祝大祭祀贊奠。奠奠。奠也。○疏曰。贊奠者。犬方百物者也。○以上周禮春官。其時贊之。○以土周禮春官。

右酒齊尊彝第五章 凡八條。○又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

周尚酒。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也。○詳見王制之辛篇。車旂弓矢符節章下。○祭齊加明水。

報陰也。五齊加明水。則明水。澆齊貴新也。五齊濁。澆之使清。謂之澆齊。凡三酒加玄酒也。

澆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縮酌用。

茅明酌也。明酌者。事酒之上。酸酒澆于清也。酸酒以清酒汁。

獻澆于酸酒。酒澆。和鬯以酸酒也。不以三。猶明清與酸酒于舊。

澤之酒也。若今明酌清酒與酸酒。以舊醴之酒。澆之。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犧純毛也。肥是

求得而用之。○疏曰。此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是天子亦得以肥也。又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大夫。養豐。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 儀牲

儀禮卷之六十一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

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祠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諸侯有犧牲，犬牢者，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本記上文云：大夫犧賦為次，但不毛色純耳。又曰：按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即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曲禮：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

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

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疏曰：此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歛，小歛以特牲而云薦新也。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以孟月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上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禘祭，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可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春秋多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難以禮論也。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今無地之士，薦貶降，故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言以上包天子皆用羔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是禮器交。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言。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記閣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皆穀，百官皆足，謂此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曰：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長，丁丈反。○疏曰：公羊傳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饗。○此

儀禮卷之六十一 祭物 犧牲

一節詳見曲禮 庶羞不踰牲 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疏曰按

篇飲食之禮章 庶羞不踰牲 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

之羞注醢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是得用 燕衣不踰祭

牛者若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以羊肉為羞 服寢不踰廟 制

○夏后氏尚黑 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黑色○正

音征又如字○疏曰此論三代正

朔所尚 牲用玄 玄黑類也○疏曰按周禮考工記七入

色不同 牲用玄 為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黑類也 殷人尚白

以建丑之月為 牲用白 周人尚赤 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

正物牙色白 牲用白 周人尚赤 疏曰按上注云物牙色白此萌

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 牲用駢 駢息營反呼營反

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 牲用駢 ○駢赤類○檀弓

○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

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

祈福○季冬乃命犬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

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

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

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仲秋

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

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仲春祀不用犧牲用圭

璧更皮幣 以上四條詳見 ○梓人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 脂

羊屬膏豕屬致美味也○疏曰鄭注內 ○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

則云疑者曰脂釋者曰膏○考工記 ○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

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 ○遂師凡國祭祀共其野牲○牧

疏曰牛羊豕在六遂者曰野牲 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六牲謂牛馬羊豕犬

玄謂牲體完具○疏曰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

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其純毛者以

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共祭祀也又

曰後鄭不從司農者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為純色其純下文毛

犧牲

是也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

牲毛之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

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疏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望

祀等為目故云凡以廣之也又曰下文云龍是雜色則此經云毛

之皆是取純毛也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圓邱方澤

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崑崙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

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天及宗廟社

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黝讀為幽幽黑者以

幽是北方故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

從黝為黑也牲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不用龍龍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

方非雜雖不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

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又曰上

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

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凡外祭毀事用龍

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可也此節詳見因事之祭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宗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斃其尾曰

雞憚其為犧○疏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又

曰犧牲不云牲則惟據純毛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牲未

必純犧若犧則兼牲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周景王時者春秋左

氏傳昭二十二年引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者○

者證犧是純色之意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疏曰不繫者謂若上

文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是非時而祭者○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

祭祀者也○以上三條周禮地官○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

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布泉○周○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

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音特或餘式反之式反注穢同○鄭司

神所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

終事於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

穢穢謂之杖可以繫牛穢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

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杖餘式反餘則反○疏曰享牛者謂

正祭之牛求牛者謂釋祭之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

養者也又曰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

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今日正祭于廟明日釋祭在門外之西室故

鄭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解求牛為釋祭之牛也凡官皆有職直

義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八

祭物 儀牲

云

云

傳禮記卷之六十一

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穢聲相近誤為職故謂從穢充人置穢入地之時穢穢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凡牲堪祭祀者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時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穢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鄭連牧人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

之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與其益簋以待事鄭司農云互謂福衡

之屬益簋皆器名益所以盛血簋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

以肉格○盛音成縣音玄○疏曰祭祀殺訖即有薦爛薦孰何得更

薦之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周禮地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職之弋反戚音

省閱也職讀為穢穢可以繫牲者此穢人謂充人及監門人○監

古銜反○疏曰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

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

人也又曰按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

于國門使養之故知穢人○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

是此二官○周禮春官○享先王亦如之疏曰上文天地外

于牢芻之三月此節詳見天神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謂司中

亦如之亦繫于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司命山川之屬

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疏曰

散祭祀之牲不言三月則或一句之內而已又曰鄭見上文陽祀

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才別云凡時祀用

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土地神山川以下

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言之屬者兼有林澤白物之等也司門

總主王城十二門皆別有下士及府史胥徒今言養牲其實非司

門自養則先鄭云使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此節詳見天神○司

守門者養之是也

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監門門徒○疏曰牧人六牲至祭

地宗廟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凡門受其

則不在牢遺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

餘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疏曰歲之四時祭

時祭外仍有為木祈禱故左氏莊公○稿人掌黍祭祀之天豕豕

豕不於饌人言其共至尊雖其潘瀾豕餘不可棄也○潘芳袁反

或作蕃瀾魯日反豕音淺本作殘○疏曰養犬曰豕此經是也知

後世經專道詳

豕豕

養豕亦曰豢者見樂記云豢豕作酒非以為禱也不於饌人言其共者以饌人所飲米為祭祀及共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雖是米之

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駮可也詳見因事之祭篇○雞人

掌其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黝

以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知也凡祭祀面禳費共其雞牲此節詳

之祭篇祈禳章雞人條○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

之毛戚如字劉莫報反○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

而云五者以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也使共奉者謂充人

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况天子也又曰先

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按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宗伯職有雞

人司馬職有羊人有校人掌馬司寇職有犬人是以先鄭依而用

屬北方司空冬大祭祀省牲眠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

告備于王此節詳見祭統篇省視○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

福衡置其綉共其水橐綉持忍反○節謂刷治絜清之也鄭司農

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福衡

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椴狀也水

橐給殺時洗薦牲也綉字當以豸為聲○椴音加沈音瑕豸直氏

反○疏曰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飾其牛牲

者祭祀尚絜淨也設其福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福于角牽時須

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綉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

共其水橐也又曰司農意以衡為持故云所以福持牛以福衡共

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皆不從綉今時謂之雉則自漢以前皆

謂之綉按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紉紉則綉之別名今亦謂之為紉

也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也玄謂福設于

角者福者相福廼之義故知設于角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

馳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也水橐給殺時洗薦牲者

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橐飲飼

水所以洗牲橐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并紉以麻為之從絲

傳云福衡是也。又易曰童牛之牯。朱子本義云牯施橫木于牛角以
 防其觸。詩所謂福衡者也。今詳鄭謂衡設于鼻此則牛在未卜為
 祭牛之前已然矣。茲福衡者因卜為祭牛而設恐其角之有觸稍
 為傷損則不周矣。故朱子又註論語駢且角云角謂角周正中犧
 牲也。據朱子三處所註當以先鄭及子春之說為是。○又按詩是
 秋祭言夏福衡則祭牛芻之三月皆然。先鄭謂夕牲時者非是。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
 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
 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臚。○臚徒忽反。○疏曰按禮
 記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毛炮豚
 經直云毛炮恐人并毛炮之。按內則有炮豚炮皆編萑以苴之
 塗之以瑾塗執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
 辨豚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也。博碩肥臚此左氏桓公
 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臚引之者證封人歌舞
 牲時有此辭也。○羊人掌羔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詩曰四之
 ○周禮地官。疏曰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飾羔則非正祭是以鄭引詩為證。四
 水之時先獻羔祭非而飲水宰乃出水也。○附按禮風七月之詩
 用夏正疏謂用建子為正者非是。又按詩凡紀時皆用夏正。取春
 夏秋冬之不易故尚書亦然。○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
 即春秋亦是夏時夏月也。○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
 自射其牲。○疏曰言凡則天地宗廟皆有射牲之事。又曰按禮記
 君親制祭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則射外兼為而言。唯射者彼
 亦示行之非正制耳。引國語者欲見有射牲之事。彼據祭天而言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驅劉云。○驅力
 朱反一如字。○疏曰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者。據祭
 天之時牲則饋也。若然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
 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
 牲也。諸侯已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羊擊豕而已。漢時苑中有驅劉
 即爾雅。驅似狸。劉殺也。立秋驅殺物引。○大僕贊王牲事。牲事殺
 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大僕贊王牲事。割七載
 之屬。○疏曰牲事殺割者殺時大僕及射人犬宰等皆贊之。知有
 割牲者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注云割解牲體。禮器云君親
 割牲。夫人薦酒。注云親割謂進牲熟體時。祭統亦云君執鸞刀羞
 齊。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七載者按易震卦象云震驚百里不喪
 儀禮經傳通釋 卷之六十一 祭物 犧牲

儀禮經傳通釋 卷之六十一 祭物 犧牲

七鬯注云雷聲發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七牲薦鬯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七明天子亦然是以犬僕得有贊牲之事少牢不親七下人君故也○小臣小祭祀掌事如犬僕之法○特牲親七者士卑不嫌也

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割牲制體也羞進也○疏曰此割牲兼羞俎豆不言祭祀享食之事則凡

有割牲及進俎豆者皆為之又曰割牲制體者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體其犬豕牛羊之類鄭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是也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為二十一體是也體其犬豕牛羊鄭云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更破使多熟而薦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燕有折俎是也○以上六條周禮夏官

享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脩銀脯也鄭司農云刑臠謂夾脊肉或曰

膾肉也立謂刑錡羹也臠膾肉大臠所以祭者○疏曰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外神皆掌其割亨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者謂若鼎十有二者也銀脯謂加姜桂銀治之若不加姜桂不銀治者直謂之脯立謂刑錡羹者按特牲有錡羹謂錡器盛豚瘠設於薦南故名錡羹臠魚與肉總有也公食大夫禮云庶羞皆有大割大臠據肉而言按有司徹云主人亦一魚加臠祭于其上

臠肉大臠所以祭者也○周禮天官○鄉師大祭祀羞牛牲疏曰按大

司徒職云奉牛牲此又云羞牛牲者鄉師佐大司徒故也○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此

詳見天神篇享先王亦如之疏曰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

五帝上帝章者亦如上帝奉牛牲羞其肆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亦如之

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

其肆小祭祀王立冕所祭○疏曰按司服職云羣小祀則立冕彼注云小祭祀林澤百物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之

等小祭祀既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又按酒正注以六冕

之差之縮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者以其社稷五祀於祭饌

之事入次祀中宗伯云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故於○羊人祭祀割

此奉牛牲不言縮冕矣○以上三條周禮地官○羊人祭祀割

羊牲登其首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疏曰郊特牲云用

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鄭司農

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殺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立謂肆讀為鬯羊鬯者所謂豚解也○疏曰先鄭為體薦全烝後鄭不從者

義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儀牲

三

以此祭用羊是用犬宰為宗廟之祭非祭天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主公立飫則有房俎是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士虞禮記云主人不視豚解豚解之法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蹄則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蓋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畧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爛之醢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疏曰犬以上周禮夏官屬西方金故司寇奉

進犬○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疏曰大祭祀王立冕所祭則小司寇奉

進之○以上○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祀載之○疏曰按

周禮秋官○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即

有一人鼎中七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面載○大司馬大祭祀羞

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

廟而言其中小之祭祀亦為之矣又曰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

祭祭者魚之大鬻即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膾祭

於其上膾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小司馬小

云祭謂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云授王祭是也

祭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疏曰亦如大司馬羞魚牲授其祭之

毛氏曰古有生牲入俎者如豚肩不掩豆類有熟牲入俎者如熟

其殺類有炙肉如薦其燔炙類有烹肉如毛炮載羹類但其制有

先後而器之大小因之蓋殺牲煮牲炙牲烹牲皆在廟中故自殺

牲後先以生肉入俎所謂薦腥也然後將生肉煮之于鑊後入俎

薦之所謂薦熟也但其肉未爛復將熟肉投之于鼎而烹之所謂

鼎也又將鼎肉以七出之而陳之木椀之上所謂俎也又將鼎肉

入之小鼎而和菜作羹所謂銅羹也今五鼎之數用羊豕雁翰鱗

羊豕者毛牲也雞鶩者羽牲也魚者鱗牲也然古殺牲必當日今

先一日者蓋祭貴精潔臨時列滌恐難精腥血滿庭未必潔也至

古進腥之時斷割牲肝以祭神于室又祭時有加肺離肺齊肺諸

儀則副以肺肝甚為得當若副豕則詩有或燔或豕周禮注熟物

有炙有濡儀禮有從燔羞燔皆足炙肉亦副俎也○復禮王氏曰

古解牲凡二十一體除兩髀不用只十九體髀股肉也肩臂膾合

左右為六膾前肘下也膊脰合左右為四膾髀下脰膾下也短膾

長膾代膾合左右為六正脊脰脊橫脊為三吉祭神俎用右體實

十一體大夫祭用之其左體則侑以下及主賓之俎用之蓋右體

事神左體待人也髀不升近竅賤也去蹄甲踐地穢惡也鼎中用

舉肺一祭肺三不用腸胃以豕食穀其糞有似于人君子不食涸

儀禮卷之六十一

信亦系在羊角... 腹也若羊鼎則用腸三胃三以羊食草也十一體之中除脰脊代
脅不用實九體士祭用之至喪祭乃凶禮用左體避吉也婚姻乃
嘉禮用左右體取胖合也于九體中又除橫脊長脅不用實七體
士喪禮婚禮用之故周禮有內饗掌割烹辨體正辨其牲之前後
左右橫直棄取也今祭雖不同于古而古人嚴事其祖與古禮精
義所存可不知乎况髀胛蹄甲祭享皆當禁用尤不可不知也但
祭統云殷人貴髀周人貴胛蓋殷尚質貴髀之厚而周尚文貴胛
之顯且前貴于後上貴于下周禮可謂盡善盡美然晉元帝時純
頂上一鬻臣下不敢食呼為禁鬻至今北方請上客最重者為哈
兒巴正兩肩也誰謂古禮不存于世耶○附按朱子辨二十一體
只得十九體之說
見士冠禮篇醮章

右犧牲第六章 凡三十八條○又 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

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 鬼神百神也因外說 序五牲之先後

貴賤 五牲牛羊豕犬雞先 諸侯之祭牲牛曰犬牢 天子之大

犬牢天子之牲角握諸 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天子之士

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不言特牲其文已著 無祿者稷饋 庶人

牲故以 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 牛羊曰芻 山

川曰犧牲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宗廟言豢山川言牲互文 割

列穰瘞 割割牲也列編辜 是有五牲 天戴 郊特牲而社稷

犬牢牲孕祭帝弗用 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疏曰社稷

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犬牢報祭其牲 ○古者天子諸侯必

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

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

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朝直

○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

義禮經專通解 卷六十九 祭物 犧牲傳 三

竭力養牲之事歲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以養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牲完也謂諸侯牲也犧牲所祭之牲必于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君召牛納而視之者此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采納之於內而視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朝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也耕○上牲損則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祭義

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不樂也說苑○子期貴德

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王問於昭王

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感組肉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於舉加增也

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犬牢祀以會犬牢牛羊豕也諸侯舉三犬牢舉四方之貢

以特牛祀以犬牢特一也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

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

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

栗角如藟栗郊禘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握長不出把者王曰何其小也對曰

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

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

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

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良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

民經入咳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微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

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明德以昭之昭昭孝也蘇聲以

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毛以示物

也物色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

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潔也詩曰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骨肅疾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

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子謂仲弓曰犂

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

曰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

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

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

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

言也○范氏曰以警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

孝矣○魯祭周公何以為牲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牡白牡殷牲也周公用

論語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

以夏辟嫌也○疏曰知黑牡為夏牲者出明堂位文正朔三

而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魯公用騂犗騂犗赤脊周牲也

三月為正故言當以夏矣故從周制以脊為差○疏曰山脊曰岡故知騂犗為赤脊○

附按或疑上節注云周公死有王禮言周公亦當用王禮與

本節注云魯公以諸侯不嫌句諸侯字相對則是有王禮者

言周公當用王禮也曰注之本意未亮亦或有似于此但詩

閔宮之篇言白牡騂剛朱子集傳云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

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亦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

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今詳朱子作傳雖即本公羊及注而

一述于朱子之口則剪裁節秦已確是言周公為殷之臣子

有以殷為王之禮矣遂上接白牡殷牲句下用故字直接不

敢與文武同而下文空言魯公其神單與為殷之臣子作對

是言魯公年少並不提原文諸侯字矣不然者周公也與

武王之身王文王之追王皆不同安得言當用王禮哉○又

按或疑上節注亦先言白牡殷牲也即接云周公死有王禮

云云今單以此美朱子何也曰朱子潔淨可知所重在殷牲

也句是為有以殷為王之禮乃用白牡矣若注又云不以夏

黑牡者為辟嫌則是單欲不同文武耳並黑牡若不為辟嫌

時亦用得其與為殷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

之臣子意已莫交涉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

下魯祭周公條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也牲牛 王后必自春其

黍器實 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到羊擊豕到刺也 夫人

必自春其盛在器日盛上言 天子親春禘郊之盛帥后 王

后親練其服服祭服也祭義云夫人練三盆則王后其一 ○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詳見天神 ○犧牲不粥於市見上祭用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音雖

反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亦有妖

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譙在消反沛音貝泗音

四社祠音辭或音祀 ○疏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

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

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為然言汴從河出睢

從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

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傳言以屬東夷則此

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社祠之劉炫云按昭十年季平子

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

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

來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司馬子魚曰

不言始明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畜許又反為用子偽反下為人同又如

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疏曰爾雅釋畜馬牛羊

豕犬雞謂之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

一物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

房為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沈氏云春秋說

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

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祭

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也將祭

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家語

好生說苑權謀通修○附王仲堂人鑑曰怠忽祭祀而獲罪神明者當鑑此○高安朱氏家傳祭儀曰按禮經犧牲不成

不敢以祭詩曰秋而載嘗夏而輻衡凡以夙戒也故為首者必于先數月豫先買辨猪羊蓄養在家不至臨時倉皇苟且

至祭祀前一日午後設香案于兩階間令執事者牽牲于案前主人省牲以盞酒各澆過宰之宰後主人親看割毛血為

二盤毛以示物血以告殺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乾

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全條詳見王制之壬

篇田○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

社者土方施生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

弊獻禽以享禱冬夏田主祭宗廟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

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枋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及所弊鼓皆駮車徒皆諫徒乃弊致禽籩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因以祭四方神於郊入以禽祭宗廟○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謂

○全條詳見王制之壬篇古軍制章○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謂

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孰○蹯音煩○疏曰本經上文云養猛獸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祀所共據堪食者故鄭云

謂中膳羞中膳羞唯熊狼故引獸人與春秋為證按內則亦云狼膾膏可食也春秋傳者宣公二年晉靈公之時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趙盾諫之○囿人祭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周禮地官○獸人

掌罔田獸罔音古○罔也○罔搏所凡祭祀共其死獸生獸共

完者凡獸入于腊人當乾之○疏曰凡此所共者於庖人云凡其死

是其不完者故知上

是完者○周禮天官

雞亦在焉○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蠶蠹

夫共王之膳羞即

不掌祭祀之事

其反長梨反○蠶蠹

子國語口蟲舍蜚蜚

蜚宜綺反舍音捨蜚悅全反允絹反○疏曰按醢人

春云蛛者蜚即蛤亦一物蜚蜚子者謂蟻

之取白者以為醢○以上周禮天官

○川衡祭祀共川奠

皆據醢人及邊人而言按邊人職云朝事之邊有蠶醢

○澤虞凡祭祀共澤物之奠

荆州之鯪魚青州之鱮魚雖非常

物進之孝也○鯪側雅反○疏曰尋常所共者並在內外饗今言

好羞則是非常之物謂美魚之屬也又曰荆州之鯪魚青州之鱮

胥者鄭見當時有之又見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玉事與三牲魚腊

四海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且禹貢徐州貢鱗珠暨魚

荆州無魚文是文不備知好

羞皆是魚也○周禮天官

○甸師共野果蔬之薦

之屬瓜瓠之屬○疏曰大結反○疏曰按載師公邑之田任甸地

在二百里中司馬法百里為遠郊今言甸在遠郊外則是二百里

中按食貨志臣瓚以為在樹曰果在地曰蔬不辨有核無核張晏

以有核曰果無核曰蔬今鄭云果桃李之屬即是有核者也瓜

也此從張晏之義

○籩人掌四籩之實

謂下經朝事饋食加邊羞籩是也之實者謂掌此四種籩中所實

之物麴糵費白黑之等是也又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從竹亦

義豐經專通釋卷六十八祭物庶羞

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知之。據邊之所受則曰容。朝事之邊其實麩黃白。

黑形鹽。臠鮑魚。鮪。反。○普泉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

進寒具。口實之邊。熬麥曰麩。麻曰黃。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

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

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臠。臠生魚為大。臠鮑者

於福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鮪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

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燕

人臠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泉思里反。牒章涉反。直輒反。糗

皮通反。○疏曰。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

此八邊。八邊者則麩為熬麥一也。黃為麻子二也。白為熬稻米

也。黑為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臠以魚肉為大。臠六

也。鮪以魚於福室糗乾之七也。鮪為乾魚八也。又曰。按喪服云。首

經子夏傳云。苴麻之有黃黃是麻之子實也。又按疏衰裳齊牡麻

泉實者舉其類耳。朝事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為義直以生人

所實解之。故後鄭不從。稍曰白。黍曰黑。二者亦皆熬之。乃可也。左

氏信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形鹽。辭曰。鹽虎形。服云。剋

形。非是。築。越。為之。故後鄭不從也。祭宗廟無血。鄭云。薦血腥者。鄭

注論語亦云。神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為

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故連言血。非謂祭血也。因其有者

近宜濕遠宜乾也。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引漢法證。麩

亦是熬煮之麥。燕人臠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者。亦引時事證。

臠臠亦是腹腴以擬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棗古栗字

祭與啗貴者同也。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棗音老。又

力到反。榛側巾反。士鄰反。○饋食薦孰也。今古禮存者。特牲少牢

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

食之禮。乾榛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裸古

亂反。○疏曰。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孰之時

后先謂之饋食之邊也。八邊者其實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榛

四也。榛實五也。其於八邊仍少三。按乾榛既為乾梅。則經中桃是

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濕梅注引內。則桃諸鄭云。是其

乾者以乾桃。濕梅添五者為七。籩桃梅並有乾濕。則棗亦宜。然復

取一添前為八也。必知此五中。有八者。按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

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醯人饋食之豆有八。此

饋食之籩言六。不類。又上文朝事之籩言八。下加籩亦八。豈此饋

食在其中。為六乎。數事不可故。以義參之。為八。若不如此。任賢者

裁之也。又曰。饋食薦孰者。謂於堂上饋孰之時。后薦之。吉禮謂祭

祀。天子大夫。大牢祭。今用特牲少牢。故知諸侯大夫士祭禮也。不

義。豐。經。傳。通。串。卷。六。十。八。祭。物。庶。羞。三。

裸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裸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也皆云饋食之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天子諸侯尸食前乃有饋獻一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為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桃諸梅諸內則文而鄭引加籩之實菱芡棗脯者證乾榛中有乾桃乾梅故云是其乾者

芡棗脯 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為芡棗脯八籩菱芡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菱芡脯脩

○疏曰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酌尸后亞王酌尸於時薦之又曰按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

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

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也藟芡者屈到嗜芡即藟角者也芡雞頭者俗有二名今人或謂之鴈頭

先鄭意怪饋食重言為脩替**羞籩之實糗餌粉飿** 糗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脩主人主婦皆右之者舊書飿作

芡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芡字或作飿謂乾餅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餅餅之曰飿糗

之於尸脩等者也糗餌粉飿者此為二籩糗與粉為一物恐餌糗黏著籩故分于二籩之下又曰言少牢主人者天子祭祀之禮亡

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按有司徹上大夫當日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按

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

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而引賓尸者以其設內羞之禮同故祇引其一但正祭設于祝賓尸

故於脩又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為異耳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並是但於義不足故後鄭增成之謂

乾餌餅之者餅之曰飿未正乾之言故後鄭不從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者據當時日驗而知合蒸曰餅餅之曰飿者謂

粉稻米黍米合以為餌餌既不相餅明餅之曰飿今之飿餅皆解之名出於此餌言糗飿言粉互相足者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

粉之飿言粉擣之亦糗之內則注擣熬穀穀則大豆也穀總名也**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

祭皆共其籩籩則薦羞之實是也又曰未食未飲曰薦者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籩豆朝事饋食之籩是也既食既飲曰羞者

義豐經傳通解卷之六十八 祭物 庶羞

謂尸食後酌尸訖所進
羞即加籩之實是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

醢醢昌本麋麇菁菹鹿麇芡菹麋麇
本音久菹莊魚反醢吐感反
乃今反又人齊反菁作寧反又音精菹音耶北人音柳麋京倫反

○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三麇亦醢也作醢及麇
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菹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甗中

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麇麋爵髓醢或曰麋麇醬也
有骨為麇無骨為醢菁菹非菹鄭大夫讀菹為茅菹茅初生或曰菹水草

杜子春讀菹為芡玄謂菁蔓菁也菹是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
成其狀未聞○膊音博反菹倉卧反爵戶幹反徐戶諫反蔓音萬

又莫干反徐音蠻○疏曰言四豆之實者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
籩同時亦謂朝事饋食加豆蓋豆之實是也朝事之豆亦謂朝踐

節其實韭菹醢醢者於豆肉菹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腍為菹細
切為菹又不言菹者皆是菹則昌本之類是也麋麇者以麋肉為

醢以其并骨為之則曰麇菁菹鹿麇芡菹麋麇為八豆並后設之
又曰昌本切之四寸為菹者無正文蓋以一握為限一握則四寸

也即是全物若腍作醢及麇已下鄭以當時之法解之按王制云
一為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

始得在豆與此先膊乾其肉義合鄭司農云麋麇麋爵髓醢醢醢
後鄭不從或曰麋麇醬也亦有骨為醢無骨為醢後鄭從之鄭大夫

讀菹為茅菹菹茅初生者茅草非人可食之物不堪為菹或曰菹
水草後鄭從之杜子春讀菹為芡於義亦是玄謂菁蔓菁者破司

農為韭菁菹菹菹者增成子春等義經云韭菹醢醢已下兩兩相
配者皆是氣味相成之

狀不可知故云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蚶

醢豚拍魚醢羸力禾反脾婢支反徐蒲佳反析星歷反麋蒲佳反

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麋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

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銀鑄○蠃音移又音

夷蠃音榆又音由蛤音閣蠃魚綺反膊音博下鋪同○疏曰言饋

食之豆者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其實葵菹羸醢者此八豆之

內脾析蜃豚拍三者不言菹皆菹也又曰言羸蠃蠃蜃蜃大蛤蜃蚶

子皆爾雅文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者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

麋蛤者謂小蛤亦於鼈人釋訖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銀鑄者謂子

春等二人雖復為豚肩解之仍從前豚脅為義故云聲如銀鑄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荀菹魚醢芹音勤徐又

音謹說文作
菹云桑類高也筓音迫爾雅作筓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

反沈云北人音禿改反又丈之反未知所出荀息尹反○芹楚葵

後禮經專道并卷之六十一祭物庶羞

腊物

豆音羞。腊，普半反。杜音板。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臘，膾肉。鄭大夫云：腊，讀為判。杜子春讀腊為版。又

云：臘，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腊為半體。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者。此據肉之所擬祭者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

加臘祭於其上者。此據主人擬祭者。臘與大亦一也。內則曰：麋鹿

田豕鬻皆有腊。足相參正也。大者，截之。大鬻，臘者，魚之反覆。臘又

詰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臘亦腍肉。大鬻，腊宜為脯而腥。腊之言片

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膾，雖其有為孰之。皆先制乃亨。○夾，戚

古洽反。又古協反。食音嗣。膾，京倫反。覆，芳服反。膾而甚反。爛，徐廉

反。亨，普庚反。○疏曰：按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故云：脯非豆

實也。鄭司農：鄭大夫杜子春所云：文無所出，皆非也。後鄭引有司

并公食大夫二處者，證臘是大鬻。引內則：明腊與臘不同。故云：足

謂魚生時在腹下，今加之於上。臘又詰曰：大者，據爾雅釋詁：文則

臘是腍肉。大鬻，同將祭先也。腊宜為脯而腥。謂肉薄不煮者，腊之

言片析肉意者。此解腊是薄義。禮固有腥。膾，雖其有為孰之者

祭祀之禮，豚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爛之。又有薦孰之禮。禮經固

有此三者，皆當先制為腊。此證腊與臘不同。破諸家之意。○以上

七條。周○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鄭司農云：從獻者

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炙，章夜反。○疏曰：

凡者以天地宗廟事廣祭禮。獻以燔從。故總言也。又曰：後鄭不從

先鄭者，以肉殺從。酒禮所不言。按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

主婦獻尸以燔。從。故鄭據此以為從。獻以燔。詩云：載燔載烈。毛傳

云：傳火曰燔。貴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炙。故鄭云：炙肉。按儀

禮：脯十脰，各長尺二寸。是為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周禮夏官

○外饗外祭祀共其脯脩刑。臘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見上儀

○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大羹，肉清。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鉶

盛於登。犬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謂饌中煮肉汁。一名清。故

云：肉清，鉶羹者，皆是陪鼎。膾，膾牛用霍。羊用若。豕用薇。調以五

味。盛之於鉶器。即謂鉶羹。若盛於豆，即謂庶羞。○司士凡祭祀師

其屬羞俎。豆。○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小司馬小祭祀

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以上三條見。○小子祭祀贊羞。疏曰：贊羞

謂若上文。大司馬職云：祭祀羞魚牲之。等此官即贊之。○周禮夏官

義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八 祭物 庶羞

禮

禮

禮

右庶羞第七章

凡二十六條○又章下凡八條

○庶羞不踰牲

見上儀牲章

○水

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

水草之菹芹苽之屬陸產之醢蟻蝻之屬天子

之祭八簋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蜩音條○疏曰按醢人云加豆

之實芹苽兔醢朝事之豆苽苽麋麇是芹苽也又有昌本深蒲落筍是水草故云之屬按醢人饋食之豆蜃蜺蜺即蜺之

類醢人加豆之實有兔醢又有醢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明堂位云周之八簋又特牲士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故天

子八蜩蟬也范蜂也昆蟲之屬按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

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

咸皆也○疏曰此總結上文既內自盡外又求助祭之事苟可

薦者悉在祭用則上陰陽之物備矣是也○祭統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詳見曲禮篇飲食之禮章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日田

取獸於田夏

日苗

因為苗除害故曰苗

秋曰蒐

蒐擇之舍小取大

冬曰狩

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

擇○疏曰四時田獵若用時王之正則周之冬是夏之秋而云畢成者冬是一時總名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已收

故得以畢成言之○附按周四時之田用仲月如疏說則周之十一月乃夏之九月也當九月而田不得云物畢成則傳

與注皆是就夏時言也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尸

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可以祭祀○疏曰何休云自在臠射之

達于右臠中心死疾故乾而豆之以薦宗廟豆祭器名狀如

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二

下大夫六士三也大夫已上禮器之文士三者相傳為說

為賓客

次殺射臠酪死羞遲○疏曰何休云自左臠射之達於右臠遠心死難故為次殺毛傳云次殺者射右耳

本次之今注云射臠酪則與彼異也

三為充君之庖

臠酪者按儀禮臠骨臠以上者是也

下殺中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厨尊神敬客之義○疏曰何休云自左臠射之達於右臠為下殺此

云中腸同彼二說並無妨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

射射 莊呂反 〇隱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〇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 漬 罟於泗水之淵以取

魚也 泗在魯城北 又曰在南門 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 網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

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

國人助宣氣也罟音孤 罟音柳 〇降下也 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 土蟄發謂孟春建寅

之月蟄始震也 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水獺祭魚水虞漁

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 罟漁網也 罟筥也 名魚大魚也

川禽鼈屬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水故令國人取

之所以助宣氣也 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

春說 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糞稿

矣 助生阜也罝音嗟 藉音策 〇孕懷子也 此謂春時獸虞掌鳥

也稿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擻刺魚鼈以為糞稿鳥獸成

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 〇擻七角反 鳥獸成

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罝 罝

獨麗音鹿畜休又反 〇罝麗小網也 罝鄂也 鄂作格所以罝

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

之物以獸實宗廟庖厨而長 且夫山不槎葉槎 斫也 以

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 伐天草木未成曰天魚禁鯤鰠鯤魚子也 鰠

獸長麇麇麇一老反 〇

子曰鳥翼穀卵穀音寇 一音確 〇翼成 蟲舍蜺蜺 蜺蜺子也

蠓蝠蚰也 可食舍不取也 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

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 〇國語魯語〇屈到嗜芰屈

楚卿屈蕩子子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曰祭我

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

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

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

〇祭物 庶羞傳

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也其祭典

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大夫有羊饋羊饋少士有豚犬

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炙之夜反○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

共之共之以多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眾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

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國語楚語○附王草堂人鑑曰毛西河云周禮庖人共祭

祀之好羞謂生時所好者如文王嗜菖歎會哲嗜羊棗生好之則死羞之此是恒理而屈建以非儀却之不孝甚矣况周

禮加籩原有菱菱不知建何以言非祭品也○豐卷將祭請王艸堂云背親遺言而不學無術者當鑑此

田焉子產弗許卷眷勉反徐居阮反○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眾給而已

眾臣祭以芻豢為足○芻初俱反豢音患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襄公三十年春秋左氏傳○附高安朱氏曰古今食品不同祭物應從時宜呂成公云古祭牲體非惟時人不識亦

代常帛是亦平生所用是用從宜也

舍人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音玄種直龍反種音六種章勇反

○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疏曰內宰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彼內宰上春后獻種示不敢壞止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周禮地官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詳見王制

之丁篇親耕蠶章○孟春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反執爵于犬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曰勞酒全條詳見月令篇本章○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

共齋盛耨乃豆反○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

儀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 黍盛

儀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 黍盛

儀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 黍盛

儀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 黍盛

儀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 黍盛

儀禮經傳通解 卷六十一 祭物 黍盛

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齋盛
祭祀所用穀也案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芋音
子徐音茲推他回反○疏曰言掌帥其屬者謂除府史有胥三十
人徒三百人而耕種耘耨於王之藉田以時入之謂麥則夏熟禾
黍秋熟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又曰藉田之穀衆神皆用○
獨言帝藉者舉尊也又天子藉田千畝在南郊○周禮天官

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

必飭重粢盛之委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詳見月令篇本章○小宗伯辨六齋之名物與其

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齋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疏曰六穀云名物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

也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黍稷簠簋是婦人
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宮之宿戒

者也○周禮春官○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為壹扱再祭之扱扱以受春人春之大祭祀之

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扱初洽反劉初輒反
又差及反創涉反○疏曰此即廩人兼掌御廩所藏藉田之收以

共祭祀之用者也鄭必讀接為扱者此麤米使春之須扱與春人
無取接義故讀如特性少牢祭義云天子藉田千畝諸侯藉田百

公是不給小用也○春人祭祀共其齋盛之米齋盛謂黍稷稻粱以

為簠簋實○疏曰器實曰齋則黍稷稻粱是也○小宗伯大祭祀祭

之日逆齋逆齋受饋人之盛以入○饋昌志反○疏曰逆齋即大

也又曰按少牢饋饗在廟門外明天子諸侯亦然今○小祝大祭

言迎齋明於廟門外迎入向堂東實之於簠簋也

祀逆齋盛疏曰逆齋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

上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

天地宗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也又曰方曰簠

圓曰簋者據外而言按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

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

簠實一殼豆實三而成殼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
瓦簋宗廟當用○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絜案六穀也在器曰盛

謂徽識也○剽芳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曰當祭之日具

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旌書其黍稷之名

義豐經專通釋卷六十八祭物 案盛

又告絜淨又曰皆謂徽識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此義也於六
粢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黍稷名以表之餘饌不表者以餘器所
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梁○大宗伯奉玉盥玉
簠盛黍稷皆有會蓋覆之故特須表顯也

神之玉始涖之祭又奉之○疏曰盥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簠○
以上周禮春官○附高安朱氏曰按祭祀所重莫如犧牲黍稷盛愚
民崇尚淫祀于此二者必加敬慎芻羊豢豕許獻某神雖有他急
不敢更又有因佛事供飯至不敢糞其田者至于祖考之祭則苟
簡塞責不大惑與今擬先數月購純色牲養之務期碩大

祭田所入擇其上者潔治以共粢盛庶幾報本之誠與
右粢盛第八章 凡十三條○又 ○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
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

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詳見王制之下
篇親耕蠶章

祭義篇凡治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
精借也借民力以為之
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

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號文公諫曰不可
賈侍中云文公文
為王卿士昭謂號叔之後
西號也宣王都鎬在畿內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

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
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

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覘土陽痺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
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
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

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成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
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

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誓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上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鋤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

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此節詳見王制之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賁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

何以求福用民賁神之祀不耕藉也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國語○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

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詳見內則篇事○魯祭周公何以爲

盛據牲異也周公盛盛者魯公壽壽者○疏曰類也然則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

後豐經傳通解卷六十八祭物 祭盛傳 見

爾此謂方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曰：廩者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廩者希少之名，若其時祭案食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是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於尊祖也。○文公十三年春秋公羊傳：○附按：闕宮之詩言白牡，駢剛。周公魯公俱當祭用駢剛，而獨周公用白牡者何也？文王武王周公俱係殷之臣子，而武王及身而王文王沒已，追王故文武王皆可用周禮。惟周公異于文武，則用殷禮白牡以祭，所以安周公昔為殷臣子之心。此如在生之養志，從周公起見，非祀周公魯公者敢于二廟有參差也。至于上犧牲章下魯祭周公，係公羊傳言羣公不毛似已非禮意。注謂不毛為不純色，夫以魯國之大而不能于五廟四時之祭，選皆純色之犧牲乎？此風始于何公之世，而公羊漫著之為禮，恐皆傳聞之誤矣。若此條周公魯公羣公之分，則更大失禮意。恐斷無此制禮者也。夫薦新者禮也，新穀非新乎？新所以別于舊也。若薦新矣，而僅蓋以新其下，皆舊是欺。魯公與羣公也，雖父母之與其子孫，亦不忍為此矣。况新穀既熟，則其為物至衆，又非得之至少而不能不珍重者，此其為傳聞之謬，尚何待言？乃注曲為之解云：此謂方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夫禘廟之主雖多，而新穀不患不足于供，且羣公廩已以一廩字全為抹倒，而一切皆然矣。尚何昭穆之差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用孔子先

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

食之也。雪拭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

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

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

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家語子路初見。

米廩有虞氏之庠。詳見王制之辛篇車旂弓矢符節章下。○桓公十有四年秋

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疏曰：傳稱御廩災，乙

亥嘗書不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儀云：天子為藉于畝，諸侯百畝，躬耕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玄云：帝藉所耕于畝也。藏祭祀之穀，故曰神倉。是公所親耕之粟。

義豐經專通解 卷六十八 祭物 粢盛傳 解

擬共祭祀藏於倉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

廩故謂之御廩乙亥嘗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

書以示法○先悉薦反又如字齊側皆反○疏曰八月建未

未是始穀故云先其時亦過也致齊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

三日是致齊之初日也既以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其不害

嘉穀有穀可以共祭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也若害穀

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先時亦過則當書但書過已

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沈氏云杜以先時亦過過則當書傳

何以專言不害此邱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

御廩有災先時亦書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

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故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

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則知

不以災為害杜必為不害嘉穀者秦氏答云傳所以不載救

火者傳以指釋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鄭之

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略不等不可相難也○附按春秋書月

皆夏時注與疏言先時者非也然則八月而嘗合時不應書

書者為御廩災而書也又按文公穀二傳之說是而此杜

注解本條下文左氏之書不害者非也如其言災其屋救之

則息不及穀則經當書御廩之屋災矣今明書曰御廩注何

遷延于屋然則此疏內服虔不以災害為恐之說應為左氏

之意若不然則左說似非安有御廩災而不害及嘉穀者乎

即曰其中有不害者亦穀梁所謂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春秋

仍應不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御廩之災

取也以其微○疏曰舊解云災是小事嘗亦不小而云微者

不志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其六月之末容得立秋之節祭未

足可書比之災則為微當合舉重而今並書之者是未易災

之餘可志而已見其不敬故兼志之如此解則傳云御廩之

災不志者謂不當兼志之也今以為微者直謂御廩災也故

儀禮通解卷六十八 祭物 祭盛傳

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

兼志恐亦無道理但簸弄一層文致耳此其志何也以爲唯

然御廩之災即當志安得又不當與嘗

兼志解而本文明言御廩亦當謂御廩之災不與嘗兼志也

梁是欲起其下文先作此解且經並無御廩災而不志者安

之餘以祭宗廟非天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王

后親蠶以共祭服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夫人三纁遂班三宮朱綠玄黃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

之祀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

所自親者也凱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

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

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

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附按

夫人親春者必其粟先內自甸師以起下文四日之內不及壬申御廩災之亥

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

而嘗也春御廩粢盛委之所藏也御者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委積也禮天

于親耕東田于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御廩災不如勿

嘗而已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者書本不當嘗也○疏曰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

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春秋公羊傳

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

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詳見月令本篇本章○遂人凡國祭祀令野職野職薪炭之屬

炭之屬者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委人云掌斂野之賦又云○委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積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

人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委於愧反○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蠶者曰薪細者曰

蒸木材給張事○疏曰此總一經皆當依舊法式用之也給炊及燎者以祭祀所用薪蒸無過炊米與燔燎也木材給張事者以祭

祀更無用木材之處按掌次云張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以上周禮地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

火於日共祭祀之明燭見上酒齊尊彝章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舊書墳作

黃鄭司農云黃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為明。○疏曰。大事者謂若大喪紀。大賓客則皆設大燭。在門外。庭燎在大寢之庭。又曰。玄以古者未有麻燭。故不從先鄭。燕禮云。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彼注云。庭大燭為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為位。廣又樹之於地也。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羞。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密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甸師。焦為之。執燭抱燭。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周禮秋官。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蕭。蕭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薦然後。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涉酒也。醴齊縮酌。○滲所鳩反。苴音租。又子餘反。涉子禮反。齊才細反。○疏曰。蕭謂香蒿。據祭祀宗廟時有之。若共茅外內之神俱用。故云祭祀共蕭茅也。又曰。鄭大夫讀為通縮者。欲以蕭茅共為一事解之。則不可。若束茅立之。祭前義得通。此子春讀為蕭於義為是。故後鄭從之。臭陽達於墻屋者。謂饋獻之後。陰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燔燒之。香氣上聞。故云。既薦然後。蕭合馨香。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苴。館茅以為苴。兩官共其者。謂此甸師共茅。苴者。謂據祭天時亦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為苴。以共之。若然。甸師直共茅而已。不供苴。○周禮天官。○附大。可毛氏曰。家禮凡謁儀。皆豫設茅沙盆。酌酒于上。以降神。夫茅沙之名。古並無。有郊特牲。縮酌用茅。左傳。爾貢。包茅不入。此謂時祭用濁酒。以茅涉之。所以去滓。今用清酒。不必藉此。若鄭興謂沃酒其上。有似神飲。此是妄說。且祭啐酬。酢所以厭神。並非降神。而公然立一儀注。可乎。況沙是何物也。○高安朱氏曰。按降神必灌酒于地。即代神祭。亦不必傾于茅沙。茅沙之說。信不可解。○附按家禮。茅沙之設。非無所本。瑞節黃氏謂南軒張氏次司馬公張子程子三家之書。為冠昏祭禮。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宜者也。今觀或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于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于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細玩程子此言。知求神時以茅縮酌。非郊特牲縮酌用茅之說也。或疑茅沙即出程子。而朱子亦不考其合典禮否。而漫從乎。曰。用茅之禮。周禮言之。士虞禮曰。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又曰。祝饗。命佐食。祭佐食。取黍稷。祭于苴。

後燔蕭合馨香。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苴。館茅以為苴。兩官共其者。謂此甸師共茅。苴者。謂據祭天時亦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為苴。以共之。若然。甸師直共茅而已。不供苴。○周禮天官。○附大。可毛氏曰。家禮凡謁儀。皆豫設茅沙盆。酌酒于上。以降神。夫茅沙之名。古並無。有郊特牲。縮酌用茅。左傳。爾貢。包茅不入。此謂時祭用濁酒。以茅涉之。所以去滓。今用清酒。不必藉此。若鄭興謂沃酒其上。有似神飲。此是妄說。且祭啐酬。酢所以厭神。並非降神。而公然立一儀注。可乎。況沙是何物也。○高安朱氏曰。按降神必灌酒于地。即代神祭。亦不必傾于茅沙。茅沙之說。信不可解。○附按家禮。茅沙之設。非無所本。瑞節黃氏謂南軒張氏次司馬公張子程子三家之書。為冠昏祭禮。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宜者也。今觀或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于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于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細玩程子此言。知求神時以茅縮酌。非郊特牲縮酌用茅之說也。或疑茅沙即出程子。而朱子亦不考其合典禮否。而漫從乎。曰。用茅之禮。周禮言之。士虞禮曰。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又曰。祝饗。命佐食。祭佐食。取黍稷。祭于苴。

三祝取奠解祭亦如之然則周禮明言束茅設席上代祖考祭食祭酒于茅而毛氏謂古並無有者則亦考之未詳矣又按程子推士虞禮之意言灌地以降神則不得不用沙夫後世鋪磚地不可見若用土則灌以酒而成泥矣故用沙代之朱子謂酌酒有兩說一是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是代神祭酒故降神用盡傾祭酒用少傾而皆于茅沙雖公然立一儀注所謂酌古今之宜者也有何不可○鄉師大祭祀共茅菹菹子都反一子餘反杜側魚反鄭將呂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為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玄謂菹士虞禮所謂苴荆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跳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菹側魚反去美呂反隋呼去反又相惠反與音餘○疏曰按甸師職云共蕭茅彼直共茅菹也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菹也又曰茅草不堪食故後鄭不從子春引士虞禮欲見其菹為祭之藉此增成鄭大夫之義既祭蓋束而去之并引守祧職欲見此是祭神之餘不可○掌蜃掌斂共白盛之蜃盛猶成也謂飾墻使白虛棄必當藏之○掌蜃掌斂共白盛之蜃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蜃云○疏曰按爾雅云地謂之黝墻謂之聖黝黑也聖白也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聖墻也蜃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又取以爲灰故云蛤灰爲灰也○以上周禮地官○幕人凡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共之者以張○疏曰此云祭祀即掌次○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衆也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張○爲于僞反○疏曰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尸尊故別張尸次又曰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亦有壇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以上周禮天官

右薪茅第九章

凡九條○又

○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芻狗結芻爲狗

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

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

莊子天運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

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禱而不祀

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詳見

王制之丁篇 遇災變章 ○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

牢若特豕特豚也○易以豉反種章勇反○疏曰按校人云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是六種駑馬最下也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

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雜記 ○歲凶年穀不登祭事不縣 縣鍾磬之屬○詳見王制

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疏曰按孟子畜者常罰之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

耕者所以殖黍稷今隋農白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周禮地官

右殺禮第十章 凡四條○又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

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縣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詳見王制之丁篇遇災變章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黑肱召

室老宗人立段 段子石 而使黜官薄祭 黜官無多受職 祭以特羊般

以少牢足以共祀 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般盛也

禮也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般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夫大夫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夫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皆大夫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般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雜記言喪祭有大夫明言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般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為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也○襄公二十二年春秋左氏傳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

諸侯之僭禮也

縣音玄錫音陽○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盾純尹反傳音附○疏曰按小胥天子宮縣按

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擊玉磬則臯陶謨云鳴球是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祭統

明堂位所云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故云皆天子之禮魯唯文王

周公廟得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為僭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

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僭也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

金飾也謂用金球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蓋

見漢禮然也白牡是殷之正色大路與白牡同文故知是殷天子

之禮○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郊特牲○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

反○疏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

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

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

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

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

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

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舞之文唯君賜乃

有之○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為幽國

幽國也國閭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曰祝謂主人之辭告神

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有古法當依舊禮辭說以法用之

於國今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改易古禮白為辭說非

禮也而國之君臣祇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是為君臣

幽閭故酸皐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僭禮之君也酸皐先王之

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疏曰酸是夏爵皐是殷爵

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酸皐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

合今者諸侯祭祀之時乃以酸皐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則是

僭禮之君又曰此酸皐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

故郊特牲云舉皐角是也若尋常

獻尸則用玉爵耳○以上禮運

右失禮第十一章 凡三條○又章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 交

謂相 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

之禮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 ○孔子曰昔臧文仲

使人攝○全條詳見昏義篇之傳

儀禮終傳通角 卷六十一 祭物 失禮傳 儀

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

婦之所祭謂祭竈報其功盛於瓮尊於瓶非所祭也家語曲禮子貢

問○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

大夫也而難為上也鏤音陋紘音宏梲音悅反○言其僭大

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梲侏儒柱畫之為藻文○笄音雞屬

音燭薄音博又皮麥反步博反又薄歷反櫨音盧侏音朱○

疏曰此明奢儉失禮之事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

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山節而藻梲者天子之

廟飾而管仲亦為之是皆僭也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

故云難為上禮器云君子以為濫濫謂盜竊亦僭上之事也

○附東滙陳氏曰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

外也山節刻山于柱頭之斗栱也藻梲畫藻于梁上之短柱

也○附按難為上謂他人本在管仲之上者原當上于管仲

而今已無可復加故曰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

大夫也而難為下也言其僭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

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明豚小之甚

不謂豚在豆也○附東滙陳氏曰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僭下過中失正者當鑑此○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譏始僭

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自考仲

至此詳見宗廟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

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伯七

里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相助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據

但有祭公周公○疏曰即桓八年祭公來云云僖九年公會幸周公是也經但有二公而傳言三公故難之○附按傳言何以三乃就三相之已然者而究其何為設此三相故下文答以陝東陝西並處乎內者必用三人所以設此三相也此與經文但有祭公周公二相之意何涉即就答者言亦與此意無涉也注與疏皆誤故上文疏之類此者盡從刪自

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者

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紕陟為本故舉紕陟以所主者言之○疏曰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之相則何以三云云不道二王之後者何以注者解其意○附按此傳所言三公乃尚書所謂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也故二相雖往而主政于外而一相處乎內若注所謂司馬司徒司空則六卿中之三卿自與此處所言之三公以一人而總諸政者不合若單主紕陟則又冢宰

事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

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

從僭六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為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脉流通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奸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脩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共三聖

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
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
非禮書故從未言初可知○疏曰其託始者即上二年傳云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助
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
爾春秋之始也今傳亦宜云然傳云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
不可言解不得託始意也前僭八佾言惠公廟者欲道於周
公廟時不為僭也知鴻羽者時王之禮且以舉則冲天所以
象文德之風化疾故也○隱公五年春秋公羊傳○附按此
用六羽非僭上文左傳之說是也說見宗廟篇樂舞章下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

矣詳見宗廟篇樂舞章○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

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
言將禘是預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惟
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己故大夫遂怨又曰釋例曰
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
定昭穆謂之禘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
非三年六祭而書禘用禘禮也釋天云禘大祭也執于歲而

舞謂之萬舞也隱五年傳說舞佾之差云諸侯用八佾是於禮
法當三十六人也此以正禮言耳亦不知當時魯君用六佾
以否公羊傳曰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弑之
如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子
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此皆天子禮也如彼傳當時或僭八佾佾不必用六也○附
按傳文將禘于襄公謂將行禘禮于襄公之入廟非謂禘于
襄公之廟也釋例既謂禘為大祭于大廟何又言各于其宮
也愚非是○又按禘為五年之大祭禘為三年之祭疏內注
往誤言禘為三年之大祭何也又朱子註論語引趙伯循曰
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
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
公配之然非禮矣據此則釋例言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者皆
後人想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庸禮也蓋
之臆說耳疏曰杜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
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
立廟○昭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附按庸猶容也不能
庸先君之廟猶言不能容先君之入廟蓋就其事而誅其心

乃以此深責之注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 朱子集註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

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

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論語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

之堂 詳見祭法 ○莊公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宮楹 楹音盈○桓公廟也

楹柱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桷音角○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

盛飾○椽直專反○疏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皆木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為鏤也桷謂之椽椽即椽也

非禮也 并非丹楹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

也 御孫魯大夫 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以不丹楹刻也

為共○春 ○禮天子諸侯黝堊 黝堊黑色○疏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

秋左氏傳 大夫倉士黻 黻黃丹

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為黑色者以此傳 大夫倉士黻 黃丹

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堊之加密石焉 以細石 諸侯之桷

斲之堊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禮也夫人所以崇宗廟

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非禮謂娶離女

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

大人飾又非正也○附按非禮當指丹楹刻桷以上文同言

二者非禮此則緊承也且惟以娶離女為非正則下復言以

飾夫人非正者覺上文非禮之議單據人子于親猶屬乏論

而此則誅用意丹刻者之心覺非正之內又益一非正而莊

之用意乃極不堪蓋已較上非正意進一層而于上所謂非

禮者亦進步言之追出此以飾夫 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

人四字為下文惡字之張本也

